



读懂古城的慢

我是平遥人，家在城外，步行到古城里不过半小时，周六下午没什么事，进城溜达。初夏的平遥不冷不热，风从城墙那边吹过来，带着平遥牛肉的香气，两边是票号、镖局、老字号，游人三三两两，热闹不拥挤。

路过一家冠云平遥牛肉的门店时，我走不动了，不是脚走不动，是眼睛走不动了。店门口的老师傅正在切牛肉，那是一块牛腱子，淡红色，油亮亮的。他手里的刀很大，但动作很轻，一片又一片，薄得能透光，纹路清晰得像树的年轮，每一片大小均匀，不薄不厚，像是用尺子量过的。

我看呆了，他切得不快，甚至可以说很慢，但那种慢，不是磨蹭，是笃定。每一刀下去都稳稳当当，干脆利落，带着一种做了几千遍才有的从容。

“来一片？”他抬起头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接过来，没舍得大口咬，先闻了闻，咸香，还有一点说不出的醇厚，是老卤熬了多少年才熬出来的味道，放进嘴里，软、嫩、不柴不腻，轻轻一抿就化了。那种厚实感不像是在吃肉，像是在品一段被时间慢慢炖软的日子。

“好吃吧？”老师傅说，“我们这牛肉，慢火炖出来的。”他说

“慢”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他说的不只是牛肉。“这牛肉要多久才能做好？”我问他。“选料要挑，腌要腌到位，煮要煮够时辰，火大火小都有讲究，最后还要晾，晾到不干不湿正好，少一时都不是那个味儿。”他一边切一边说，“从头到尾，急不得。”

他又切了一片递给我，说：“你们外地来的，都夸我们平遥牛肉好。其实没啥秘诀，就是慢慢来。”他把我当成了外地人。我站在那儿，嚼着那片牛肉，忽然觉得嘴里的滋味不一样了，不光是香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。那是一个急不来的人，用急不来的手艺，做出的急不来的味道。

买了两斤，继续往里走，我没有去逛票号，也没有去登城墙。在古城里漫无目的地溜达，拐进一条安静的巷子，看见一个老头坐在门槛上刻章。他低着头，手里的刻刀在一块硕大的寿山石上走走停停，石粉细细地落下来，落在膝盖上，落在地上。他刻得很慢，慢到我站在他面前看了几分钟，都没把那根线条走完。

我停下，是因为我也是个握刀的人，看见有人在一刀一刀地刻，就挪不动步。我忍不住问：“师傅，刻的是啥？”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：“闲章，四个字，‘大美平遥’。”“刻着玩？”

“嗯，”他又低下头，“石头自己有性子，我顺着它走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”

我蹲下来，看他刻，那把刻刀已经磨得很细了，刀柄被汗水浸得发黑发亮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石粉，可他的手很稳，每一刀下去，不偏不倚，不深不浅，恰到好处。我注意到他的运刀：不急不冲，刀锋顺着石纹走，该停的时候停，该走的时候走，冲刀切刀交替，干净利落。

“您干这行多少年了？”我问。“三十来年吧。”他头也没抬。“不着急吗？刻这么慢，一天也出不了几个章。”他停了手里的刀，说：“不急，我又不赶路。”这句话，跟切牛肉的老师傅说的一模一样。他可能看出我不是外行，便放下刻刀，拍了拍身边的台阶，示意我坐下。

“你也玩这个？”他瞟了一眼我的手。我伸出手，给他看指节上磨出的茧子：“刻了几十年，现在越刻越觉得不容易。”我谦虚地说。他点点头，像是找到了同行：“石头有脾气，你得摸准了再下刀。”“是啊。”我说，“一刀下去，要留点石头的脾气，还得留点自己的手气。”他笑了：“说得对，我刻了一辈子，最怕的

就是手顺了，心浮了，把石头刻死了。”

我们聊起刀法、章法，聊起一刀刻坏时的懊恼，和一方印刻完盖上印泥那一刻的欣喜。他说的“石头自己有性子”，和我常说的“印石要先摸它的脉”，原来是同一个道理。那天下午，我就坐在门槛上，看着他刻章，看了整整两个钟头。风从巷口吹进来，带着远处平遥碗托子的烟火气。偶尔有游客骑着自行车叮叮当地过去，偶尔有猫从墙头跳下来，蹲在旁边打盹，一切都是那么静谧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着了，什么也不干，什么也不想，就坐着，也想起了我那套落灰的印谱，和好几块买了还没动刀的石头。临走时，我问他：“师傅，这方‘大美平遥’刻好了，卖不卖？”他摆摆手：“不卖，这是留着自用的。”“那我想买一方，怎么办？”他指了指屋里：“里头有刻好的闲章，你自己挑，别说买，送你一方。”

我挑了一方小小的，印面只有两厘米见方，刻的是“容与”两个字，不急不躁，线条浑厚，边款落着他的名字。我摸了摸印面上的刀痕，苍茫感十足，和我说的一样，“留一点石头的脾气”。

回程路上，我打开那袋牛肉，一片一片慢慢地嚼。以前嚼两下就咽了，连味道都来不及记住，这一次，我让每一片在嘴里停一会儿，让香味慢慢散开。走了一路，吃了一路。我想起那个切牛肉的老师傅，他说“急不得”。想起那个刻章的老人，他说“不急”。他们说的不是牛肉，不是石头，他们说的是日子。平遥牛肉的滋味，哪一片不是时间煨出来的？平遥人的从容，哪一天不是慢慢熬出来的？

回到家里，我把那方“容与”放在篆刻桌上，每次加班加到烦躁、刻章刻到心浮的时候，就看它一眼，那两个安安静静

的，像是在告诉我：急啥？一方闲章，二斤牛肉。它们教会了我同一件事：慢下来。我本是刻印的人，每一方印都要慢慢磨，慢慢刻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连我也开始赶了，赶稿、赶场、赶日子，把篆刻也赶成了任务。

平遥牛肉的好，不在名气有多大，在它“急不得”。平遥的好，不在城墙有多高、票号有多大，在它容得下一个切牛肉的老师傅，慢悠悠地切了一辈子；容得下一个刻章的老人，一天只刻几个字。平遥真正的韵味，从来都藏在这份沉心坚守、慢煮岁月的烟火风骨里。



古诗词里觅童趣

钱续坤

在生命的长河里，无论处于什么年龄阶段，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或多或少藏着一份活泼可爱的童真。与现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不同，古时候的儿童以大地为舞台，以蓝天为幕布，随意洒脱地生活在大自然之中，可供他们玩耍的东西却数不胜数。

钓鱼是童年最快乐的事情，这在古典诗词俯拾皆是，其中唐代胡令能的《小儿垂钓》诗云：“蓬头稚子学垂纶，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，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言辞流畅，清新活泼，寥寥数语便绘出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。白居易的《观鱼游》诗曰：“绕池闲步看鱼游，正值儿童弄钓钩。一种爱心各各异，我来施食尔垂钩。”此诗有感于自己喂食与儿童垂钓，采用对比手法，通过不同心态的描述，于平淡中见韵味，仔细读来，颇有哲思。

牧牛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既是父母交办的一项劳动，也是自得其乐的一种游戏。“牧竖持蓑笠，逢人气傲然。卧牛吹短笛，耕却傍溪田。”唐代诗人崔道融的《牧竖》诗，语言清新自然，浅白如话，将牧童天真烂漫、悠然自得、调皮可爱的形象描述得情趣盎然。宋代另一位诗人雷震的《村晚》也是写牧童的，“草满池塘水满陂，山衔落日浸寒漪。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”曲曲乡路旁，弯弯牛背上，牧童悠扬的笛音，令多少文人墨客浮想联翩。

“牛儿小，牛女少，抛牛沙上斗百草。”唐代诗人贯休《春野作》中的诗句，生动描绘出小孩子欢天喜地玩斗草游戏的场景。斗草，正是古代儿童喜欢玩的游戏之一，并且这种游戏不像采莲、玩冰、扑蝶那样受到季节的限制。“懒强年少爱花狂，且伴群儿斗草忙”“今朝雨歇春泥散，剩伴儿童斗草嬉”“闲投邻父祈神社，戏入群儿斗草期”“更就群童斗草，人间何处不儿嬉”……历代诗人们不吝笔墨，也正说明“斗草”游戏的长盛不衰。

扑蝶的经典诗作当数南宋诗人杨万里的《宿新市徐公店》：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枝头新绿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“急走”和“追”这两个动词十分形象贴切，将儿童的天真活泼、好奇好胜的神态和心理，刻画得惟妙惟肖，跃然纸上。除了蝴蝶，蟋蟀也是儿童们的最爱，“知有儿童挑促织，夜深篱落一灯明”，促织就是蟋蟀，孩子们被它的叫声弄得心里痒痒的，夜深了还提着灯笼在篱笆边上到处寻觅。

当然，古时候孩子们的游戏远远不止这些。通过阅读这些清丽明快的古典诗词，我们既能真切地了解古代文人笔下的童真童趣，也能勾起自己对童年时光的回忆，意趣盎然，别有洞天。

老城重游 拾忆往昔

王文莉

人生路漫漫，恰似一场远行。走过万水千山，看遍人间百态，可每个人心中，总有一块专属的心灵“自留地”，在这里曾经留下过最珍贵的感动、欢笑和牵挂，时光愈久，愈发令人难以忘怀。一旦故地重游，往事翻涌，便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去年夏天，母亲被检查出身患脑梗，我陪她来到省城医院住院治疗。一个月过后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出院这天，我早早地办理了手续，想着早点带母亲回家。来到长途汽车站，买好了车票，仔细一看发现发车时间竟然是下午6点，时间还早着呢。正当我思索该去哪儿呢？母亲缓缓说道：“不如我们再去榆次老城看看吧。”我听后欣然答应，说起来上次去还是10年前了。

我们乘坐901路公交车，半小时后便来到榆次老城。进入景区，母亲环视一周，不禁感叹道，“想不到时隔多年，这里一点没变，只

是……”她哽咽了。是啊，一句话瞬间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10年前的那个夏天。那时，我刚刚考入晋中一所大学。入学那天，父亲开着车，千里迢迢地送我。说来也巧，车刚好路过榆次老城，远远瞧着这里的古建筑气势雄宏，我们便停下车，想要一探这座古城的究竟。

刚下车，就听到旁边的导游正在给游客讲解，我凑过去认真听着。原来，榆次老城始建于隋朝，距今已有约1400年历史。这里集古民居、古城墙、古县衙等人文景观和山、水、泉等自然景观为一体，历史悠久，风景秀丽，被誉为“母亲缓缓说道”“不如我们再去榆次老城看看吧。”我听后欣然答应，说起来上次去还是10年前了。

我们乘坐901路公交车，半小时后便来到榆次老城。进入景区，母亲环视一周，不禁感叹道，“想不到时隔多年，这里一点没变，只

难忘当年“小人书”

苑广阔

的身影，可彼时孩童囊中羞涩，几角零花钱都格外难得。单册的小人书不过一两角钱，可由四大名著、金庸佳作等等大部分改编的成套画册，动辄数十册，价格不菲，是寻常孩子难以企及的心愿。

但为了一睹书中风月，我们总有百般法子。遇上心仪的单册小人书，便省吃俭用攒上数月零钱，终能如愿购入。面对厚重珍贵的成

套画册，我们便三两结伴，凑钱合买，共享一册书香。

为避免重复购置，小伙伴们总会提前相约商议。有人合买《三国演义》，有人人手《西游记》，还有人集齐《水浒传》。购得之后，大家互通有无、轮换翻阅，寥寥数笔花销，便阅遍了市面大半经典小人书。

在校时，老师唯恐我们沉溺闲书、荒废学

码影像虽然清楚，却无法回归历史，更无法穿越未来，当人类需要寻找曾经存在的证据时，或许才能从影像中仔细地辨别。

观音堂始建年代不详，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、道光十年（1830）都有重修，是古时焦家堡村方圆百里闻名遐迩的庙宇，也被村民称作南庙。左右配殿各为三孔窑洞，在左配殿的墙体上镶嵌着一块石碑：“公议立信约 为剔除奸顽杜弊端……安善良事 公中承认一半有事之家自认一半……焦家堡本属仁里有礼让之风无矫诈之俗……此信约勒石永远存据道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”。小小一块石碑记载的内容，体现出焦家堡村对道德民风的重视。

观音堂院落很大，院里有几棵古树，地面上躺着一通大石碑，“大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重修观音堂碑记”，墙根下还保存有古建筑的石料构件。门前空地上，生长有一株老槐树，据说比观音堂的年龄还要大。

村落现在的格局，已经完全没有了最初的印迹，数百年前的六座堡、十座庙，终将会被后人所遗忘。

清朝嘉庆四年（1799），焦氏族人在村北修建了一座七层魁星塔，魁星塔为六角实心砖塔，建造在六角形的塔基之上。一层中央有券门，原先塑有魁星塑像，在七层镶嵌着“文光射斗”浮雕匾额，塔顶部为葫芦宝瓶琉璃塔刹，总高度有20多米，旨在振兴文风、

小城的老汽车站，数年前迁址新区，老旧的原址便成了一处烟火氤氲的跳蚤市场，百余家摊贩错落排布，铺陈着各式旧物，品类繁杂，琳琅满目，藏着岁月沉淀的细碎温柔。

闲暇周末，我踱步至跳蚤市场闲逛，一隅旧书摊映入眼帘，摊面上整齐陈列着许多上世纪的连环画，不少皆是完整成套。这般小册子，是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童年印记，人人皆熟稔它最温柔的名字——小人书。巴掌大小的薄册，书页间人物玲珑鲜活，“小人书”三字，质朴贴切，满是年代暖意。

望着眼前这些色彩斑驳、静静陈列却少有人驻足的小人书，往昔岁月倏忽涌上心头，将我拽回纯粹烂漫的童年。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，小人书是孩童心中最珍贵的稀罕宝物。村里的卖小铺、热闹的赶集日，随处可见小人书

文光射斗焦家堡

李凯文

焦家堡村，位于介休市城南约9公里处，地处山区丘陵地带，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，全村230多户人家，以农业种植为基础，努力发展中药材种植。

2002年8月，在焦家堡村旧砖窑出土了一幢唐代的墓志铭，《唐故焦府君墓志铭并序》记载：焦氏家族于唐咸通年间（860—874）由河北冀州广平郡（今邯郸市地区）迁入此地定居，开垦荒地，因筑堡建村而得名。最早期建造的堡为上里堡，因此得名上堡村。由于焦氏人家数百年的辛勤劳动，家族繁衍壮大，成为当地望族，由此更名为焦家堡。

焦氏家族在此定居后繁衍生息，多年后村落初具规模。至明清时期，焦氏族人在外经商做生意，赚钱后回乡筑堡建宅，陆续修建成了南堡、北堡、上院、下院、中和堡、南瓜堡共六座堡，到清朝中期村落建设达到鼎盛高峰，还修建了家族祠堂、观音堂、真武庙、文昌阁、奎星楼等十座大小不同的庙宇。

焦家堡村，2016年12月，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；2023年9月，入选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。村里最高的建筑是魁星楼，一座砖砌的城堡门洞，门洞内外的门楣上都有石刻的匾额，门洞外为“永泰门”，门洞内

时，还能听到白发老者讲述着这里流传着的动人传说。此时，不由得抬头远望，老城的亭台楼阁建筑风格迥异，错落有致，在夕阳的映衬下，像是镀上了一层金色，格外迷人。

不知不觉走到城隍庙的门口，门前静卧的两尊威武的貔貅赫然矗立，很是雄壮，父亲站在旁边，手举着相机，为我和母亲拍照，他嘴角上扬，露出浅浅的微笑，像极了午后的阳光，那么温暖……

正当我回过神来，突然发现母亲已走远，看到她正站在老城中央的市楼下面，眼角里泛着晶莹的泪花。顺着母亲眼望着的方向，那是市楼的最高层，父亲曾经登上过那里，她是在遥想远在天堂的父亲。

此时凝望年迈母亲，泪水不觉漫了眼眸，心中怅然感慨：城依旧，景犹在，亲人难再见。阔别十载重游榆次老城，一草一木皆藏旧日温情，岁月更迭，万般心绪尽凝于此间风物。

业，一旦发现便会没收小人书。于是，周末串村借阅画册，便成了我们最郑重的期许。借书之时，我们细细嘱托，敲定传阅次序，你阅毕传予明明，明明看完递给小辉，反复叮嘱着，务必爱惜书页，莫折、莫污、莫撕。

旧时的小人书，文字质朴凝练、浅显易懂，情节跌宕动人、引人入胜，手绘画面细腻精妙、风骨尽显，每一册都令人沉醉其中，不忍释卷。我始终笃信，自己年少时文笔尚可，成年后深耕文字行业，皆源于童年海量的小人书浸润，悄然滋养了我对文字的热忱与感知力。

如今的孩童，早已与小人书无缘。各式精致绘本取而代之，开本开阔、纸张精良、装帧考究，是旧日小人书难以比拟的。可若论翻阅时满心纯粹的欢愉，如今的孩子，未必胜过当年坐拥一册小人书的我们。

祈盼科举高中，也被百姓称为文光塔。

清朝道光年间，焦氏家族有六人中秀才，族人又共同出资重修了中和堡的门楼，并在门额上精心镶嵌了一块“六秀门”的石匾以志家族荣耀，名噪一时。今天看到的文光塔，还固守在一座黄土墙上，四周依然全部是深沟，1982年6月，公布为介休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筑堡建寨，是先民栖居的原始形制，亦是农耕时代独有的建筑文脉与精神写照。焦家堡的农耕岁月已然远去，恰似朽损残败的篱栏，静静湮没于岁月风尘里。满目沧桑触人心弦，这份独属于镜头下的岁月慨叹，静待世人重新品读回望。

